

罪

惟

錄

罪惟錄列傳卷之二十九

宦寺列傳總論

國初嚴旨官之律。罪至死。及其家共隸其主者。其諸臣區
之者。若吳著令不渴。通如義。而揚傳宣外。則許預政。與
俸減至月一石。洪武五年。復中前禁。有內侍偶語次外朝。
立遣回籍不復。十七年。復稱為官為聞外事。詔司母與內
官之移住和營。令九部裁之。黜陽之法。不溥。大幸清難
淺。權富惡其害。去其籍。于是諸監寢無所稟給。但有奉
養。至司礼監。如此。知司礼謹屬。知其失在名下。終身不敢
二也。太宗之任諸閫。主兵、監營。出鎮、坐殿。後代奉此以為

祖訓而初祖訓則莫視之勢有薄不能復古者始而特遣詔臣入初即然則因緣根蒂既止文移往來而已設使不解之義即寵尊不能矯五指以行詩文奇矣未易患以邊其舞矣然而魏逆故不識字盡益最深則識字者子之日處郎運居然博聞彌記高皇帝發史至密立朝恩為之警心動目豈知末祀更敗率如此秦朝諸童中或不無端謹勤苦然德滿華見德而可見功也又可而可見不德無如而昌焉有功其可乎撫自其兵最甚以至極理唐擣捉晉書造殊池銀磚而船載之南追其後而力通掌壁勿罪手壞故君不同竭誠接使唇亡元子不恤

潘舜傳。奉盡。暑義類不預。二百年。興安。章吉等。不過
數福。其若雲。即王承恩。與。又祖訓之而不敢望者。或。按未
忠祠西附祀。載有內臣胡伯顏。段寔。相傳。就命遼國之
日者。尚志群考。又按文餘所載。中人當刑。無赦。首律。國初
止剥皮凌遲二條。以刑錄加等。督撫行之。祖訓。刑部。俱。案內
司不知何時。割。割之正統中監派時。已。也。祖訓可據。夫
成周之制。以冢宰掌刑。寺西禁之制。以丞相監官。中宗人。掌
周漢之制。以宦官刑属在掌相樞密。故內侍任守中有罪。韓魏
公得。以縱各而嚴。近。易。果。彦。俊。言。利。僕。射。葉。馮。得。以。達。至。政
事。堂。吃。秀。之。傳。宋。無。寄。制。如。視。間。漢。有。加。

金声經列鵠蕩執中列文瓘余履桂何法得郭天才李士奇彭述觀
王士華朱三口天聖北李子本戴式功吳著等工人著妻沈氏沈長楊李成孫春子
元復之妻李春子李建捷周朝李瓌舒忠謹郝尚允諸侍遠失不見

官寺列傳上

杜安道李善胡清董良

杜安道者以編工侍太祖宿衛授尚冠郎改御用鹽國初
物臣入領內職。杜安道一人而中官任外衛則初置定遠
牧監以才善為監副胡清董良為御長。安道在上左右數
十年上與諸大臣推幄計議安道必預知惟鎮密不外泄。
遇諸大臣前獨一揖不放口輒退出。內庭而步可數步後
遷出為光祿寺卿又內使趙成八年奉命市馬河州二十
五年尚膳監而轟司禮監慶童亦出市馬陝西河州等衛
千里諸之。二十二年：馬榮給之。內使出使即

論曰。不以爲中。名之。漢世三年安
外衛出使。則無不李善趙成。爲口寔也。洪武中。內官之
禁甚嚴。而所見任用如此。顧走命惟謹。異命如無其人。

云奇

云奇。南粵人。洪武中。右丞胡惟庸邀上幸其第。觀醴泉。奇以內監守西華門。刺知惟庸且謀不測。支觸上輦言狀。氣勃。崕舌歟不能適。上怒其不敬。左右趨之。折其右臂。垂繫手。猶奮指罵。臣家上警。尋以御史中丞除節。告密遣人圍惟庸第。云得壯士裹甲。咸伏屏帷間。及召奇。已死。上悼之。贈左少監。賜葬鐘山。給酒掃戶六人。嘉靖中。贈太監。論曰。罪惟庸以不軌。甚之。則謂從兵間入。窮柄太重。內外疑之。夫雲奇舊指。何遂預知。果以待至。謂墮城塹。見處如鶯。豈開門公事。安得無如此。且除節之告。已

移時矣。猶伏屏帳間。何措也。豈至尊無衛。至此乎。當時雲竒。或習知吳右丞不數。勤帝輦勿臨其室。是其誠執爾。不必果有其迹也。

鄭和孟驥李謙雲祥
田嘉禾王彥王安馬靖李進馬雲
李興王琮李達阮安沐敬

劉永誠

鄭和初名三保、雲南人、與西番人並驛、初名添兒、滇人李謙、初名保兒、胡人雲祥、初名猛哥、田嘉禾、初名哈喇帖木兒、而狗兒者、為王彦、燕王時皆以聞、從起兵有功後皆賜姓名、而彦最敢戰先登、八國漢皆授太監、或言建文帝出走外島、上欲踪跡之、永樂四年、乃遣太監鄭和為使、貳以侯頭、擇舌人馬歡、輩從行、帥舟師三萬七千人、發福州、五希門、行齊西洋右哩滿刺諸番、凡至二十餘國、往還幾且三十年、自占城東南通國十數、蘓門最遠、自蘓門通國六七

柯枝最遠。日柯枝通國六七。天方是更遠。而天竺印度諸國亦在職方宣威海外。一破國都。即據連城。大盜節採取未名之寶。以巨萬計。內臣之專征外國。自和始。

王安女直人。初名不花都。亦後鄭和等後燕起兵有功。永樂八年。令安監視京營。自是王處、鄭和及脫力。相繼預京營。監視自安始。時又有馬清者。巡視其肅與西寧。疾宋虎。協鎮則內臣。如鎮自靖始。太宗晚年。急欲聞外事。始創置東廳。令刺大小事以聞。於是諸貴人駁用事。然上故篤厚。諸貴人揣踰較立付。因繫時有李進奉使山西。採天花。上聞其不法。遣尚書何寶私索工匠。下錦

衣衛訊訖。并召贊責之。然繼鄭和而出使外國者又有李興。以內官監奉勅往夢遺邇。後又使王琛同給事中畢進冊封占臘。李達同員外陳誠。窮使西域。而洪熙初。鄭和復守備南京。督都司守備自和始。成祖賜榆木以大監馬雲與大學士楊榮金幼欽定議。不發喪。而御馬監少監海壽。馳訃太和。

阮安者。交趾人。一名阿報。頗清忠。成祖草創燕都。安以太監任之。規畫頗當。工曹諸屬。率拙手受成。先後賜予極富。悉輸工作私橐。無十金之蓄。景泰中。出治張秋河卒。沐敘係建文朝太監。性懶直。從成祖征阿魯台。師老卒。

外。欵勸上班師。上斥之曰。反蠻敬仰。視上曰。反蠻固不知。誰是。上命曳出斬之。欵自若。上徐曰。我家養人。安得皆若奴。釋之。尋亦旋蹕。

劉永誠。太監。性忠謹。習騎射。三扈成祖兵間有功。後歷西陲大鎮。凡經京營三十年。諸從軍為指揮千戶者數人。以姪聚為後軍左都督。聚封其高曾祖而不及父。成化初。聚以西虜功。用曹欽照武伯例。封寧晉伯。永誠卒。上議欲追贈伯爵。內閣力爭。曰。祖宗成憲。則在敢違之乎。事得報不行。

論曰。明累朝率中貴用事。百職咸仰氣息。恐後遂至敗

間不能為天子一人。則皆自太宗時始之矣。燕初起不可為名士。大夫多端匱而諸閭無所顧惜。且又多城外人文。皇既備其鋒。便不能如祖訓云。勢使然也。和之專征外國。安之監視京營。靖之協鎮三邊。因而刺事東都。出守留都。分蘖弟姪。至於規畫營造。不無論矣。嗟乎。安之素無貯金。沐故加請回牒。此輩中樂人哉。

劉順

劉順。小字馬兒。燕王劫起。亦與有功。歷英廟時。為御馬監。或言其弟某鎮西陲。且反。上以疏示順。且大發兵。順曰。無庸。當令其自裁。報命乃奉單詞至彼。先鋒家人微尋以義責其無禮。弟輒自縊。順以暴疾聞。歸朝請聞。曰。奴逆黨也。不可復事。勅竟以事終。

論曰。順弟不必有達命事。或驕擅有之。觀其以順訖。輒自裁。若兄命猶若帝命也。果思弄潢池起。豈數語能定之。弟或立有甲士行第之弟。然不聞告。遂得寃一事。

金英
范弘

金英者。宣宗時已入司禮。與興安皆有時名。嘗受免死詰。後私芻牧南海子。與范弘、英亮共下錦衣獄。尋釋之。弘交趾人。正統中。凡經筵講義及制誥寶錄等事。皆以命弘。剛果。勇于為善。後與土木之難。正統十四年。英受太后命輔鄉王居守。及英宗北狩。侍讀徐珵倡議南遷。英大聲叱之。令報程出。是時都人洶。英靜以鎮之。勸帝篤任于謙。議戰守。又之。帝將易儲。語英曰。七月之二日。記東宮生時。英佯不悟。叩頭曰。東宮于秋辰乃十一月之二日也。帝為默然。帝言懷。英特以憲廟對。英常以奉使南都。且還朝。

南公卿皆出錢江蘇獨大理卿薛瑄不與。帝問英南公卿如何。英曰。薛大理一人耳。人服其心。大理卿俞士悅請清刑獄以消天变。命英同三法司會審。英齋勅黃蓋騎道至大理寺。為三尺壇。英中坐。尚書左右坐。內臣與五年審錄自。英始時。英代振掌司禮。言官尋論英不法數事。帝即下英法司訊治。禁錮之漸。其家奴二人而時有阮浪者。交趾人。博通群書。以禮自持。故御用藍左少監景泰中。以老成端謹入侍。時已更立太子。上皇錮南宮嚴。指揮盧忠及尚夫太監高平使人告浪謀欲挾衆發南宮。出上皇。收浪窮治。浪知恨。不懾。累一人竟繫獄死。上皇復辟。贈太監。賜秘

畢殮葬如禮收忠平于市

論曰。英與興安齊名。而于東宮膺主事。則安大不似。英失弘與浪皆產交趾。頗博以儒術。若其為忠平所告。則以誠而得殊贈。按浪嘗侍太上。每蒙內賜。未南宮時。偶以故財賜鷺荔囊。與餽金給束刃。資其下。抽分內官玉充。以擊球露囊刀于指揮盧忠家。忠与太監高采。遂証浪擬凌儲有迹。坐辟。天順中。平忠付市。而浪與堯優拾贈鹿。莫出偶然。然則坐辟以太上賜故。即不文証。頗

禹代廟所不可。

程宗

程宗宣廟時為翰林編脩以事逮獄。宗是夕夢青鸞集五鳳樓。翌二卯而去。中百戶者善占夢曰。公其官刑。凡三日果然鬚脫成宣者召入侍孝恭皇后。以文臣辨此為惻然曰。有子乎。對曰。有二子。后曰。頗有是。不然後世謂陛下何。一子後舉進士。

論曰。不意宣廟之日致負此刑。翰林官稱太史公。迺真有馬遷之腐乎。或曰。寧未嘗有罪也。上酷教宮人如此而吾丈不言其罪。未至窶刑且刑不載商律也。帝三失矣。宣廟好文而詞臣得此。辛時京師人王敏以讒陷

幸上与其佯同名。佯内是萬。故被宮刑。創愈而復。更號
夫。是得其號。相抱歸去。故後守備南京。壽終。迄此宣廟。
時。上。和。多。德。廟。也。

劉寧馮智

劉寧，宣德中長隨也。宣宗嘗上馬而胡床折，寧曲躬代之。他日，泛舟失火，寧急沉於板，遂嘉其忠，命掌司禮監。而不識書，令王振代筆。移南京守備。後景泰中，以清謹受知。上命寧出勾內使，還過故城，故城丞陳鋐性悍急，聞有內官至，乘醉直前，捽寧批之。同事御史莫能止。奏至無狀，逮至。上以爲一時昧於所聞，原而赦之。寧終不報。時有金吾指揮傅廣者，陳願廢効內庭，上曰：「已有例禁，此人身副指揮，欲何求？」付刑部擬罪。于是即不如禁，而私官者寡。楊寔，宣德中太監，寔治其私第，工部尚書英中、孫以官木

遣之上下中獄。于是裴可烈、馬俊唐、史等或坐株寵害民，可裂拷死。後自經死。史凌遲死。上嘗謂王珪曰：「此非朕欲殺之。」竇其自殺時，榜示內官、內使，及少火者，各宜湔洗。曾賜司禮監金英、范弘亮死。誠然亦法行。內官監袁琦、其屬院臣隊等十人，皆虛民上杖。琦而竊臣隊等十人於市場，被宣德中太監也。奉命出鎮交趾，駐諱江、黎利反，城陷，皆北面再拜自經死。論者曰：「知內臣徇國之始。」

論曰：宣德中，賜免死諸，尚特例也。功臣戮力，雖不能沒，加以再生報之。二監爲謹無過，寧及此。監慶擅公後罪，工部而不至處。豈可烈等爲之？夫罪可烈以湔洗慶，手時

頗能裁制近侍。處○楊○慶○袁○琦○等○皆○有○法○特○嘉○寧○忠○而○曲○使○王○振○代○筆○司○禮○教○祭○祀○則○敵○法○所○累○再○傳○而○又○見○矣○交○趾○不○競○是○由○中○官○黎○摯○如○鴻○智○以○貢○見○則○非○任○關○

時○中○兩○期○卦○

興安

興安景泰中太監頗有廉操人不易干以私然短於才每
事必咨詢一二故舊大臣士木之變與李永昌奉勅整理
軍務以內臣而總京營始此。甫欲奉還上皇安迎帝意不
即答使時王誠舒良用事懷愍之立或以為安亦與謀常
敬事于謙以為舉朝一人謙竟得効能社稷安左右之力
也英宗復辟省臣訟言誅之上貸安死但令不視事而獨
赦誠良等良妻進所遺四宅上以四所還之安受佛戒遺
龕粉其骨塋圖充供云。

論曰自王振後勢已積於內侍矣如肅愍必欲屏斥宦

幸雖。真。有。磨。拭。日。月。曠。世。遠。才。保。無。中。撓。之。者。乎。故。
少。保。謙。之。賴。有。興。安。猶。夫。後。太。師。居。正。之。賴。有。馮。保。也。
安。當。半。分。奠。定。之。勞。至。其。與。聞。廢。立。謙。且。不。能。幸。帝。隱。
何。况。安。論。者。遂。謂。安。事。佛。粉。骨。作。供。所。以。示。報。然。則。觀。

天猪成书

覃襄

覃襄廣西人。知書能吟詠。性持正不阿。上皇復辟。景帝崩。奉命掌其宮事。已而上欲入宮檢閱。襄不從。斥責之。襄大呼赴池水自溺。曰。奴終不敢奉詔。上遂止。成化中。為司禮太監。始德妃索黃帳急。襄不與。妃往訴上。召襄面責之。襄伏地曰。祖宗舊制。惟太后中宮得用黃帳。妃而妄用。臣將安處。且妃何厭之有。上怒不及其詞畢。促詔獄杖二十。謫守南京。襄在獄尤守法度。未嘗以曲干諸司才幹器局。謗守備云。

論曰。湏辟後奉極景帝後。上皇即位。而所以不安

夏皇后及其宮主勢必大。因棄非私景。是全上大休。
在廷所不及也。至于不遵黃帳之請。且曰妃何嚴之
有。時詣侍誰不惟妃東面。否。輒死。此謠豈昭德宮所
無聞乎。褒墓欲以身殉。其口美。幸帝猶念先人老。旨
家不令詞。卒獄。謫南京。所以生。喪也夫。

韋吉

韋吉，廣西人。初為典書郎。考成解謹通書史。特論方正儒生。六以過之。成化十四年，東宮方九歲。吉侍起居，惟謹。授允益、曾思等書。暇則間說五府六部天下民情農桑軍務。及宦官擅權蠹國之弊。曰：「若矣。無所望願。」他日天下有賢主。上常賜東宮皇莊。吉曰：「天下山河皆主有。能何為竟辭之一。」伴導東宮讀萬里經。而吉適至東宮。輒取孝經列奏。稍自覆其為東宮所覆禮。如此。凡東宮出講。吉必令致教講官務周折。局臣張端不然之。吉曰：「導師傳禮。如是。」他日孝宗甚命仁賢。告輔導之功。之。

論曰。吉與義比。自章皆廣布。定屬一元。其務為善。有
法酒所不能者。豈其卒家諭。必以益氏為楊園之
助乎。孝廟德器。自信與憲廟時故。別然。則二章之
所遇。實譖與陳論分焉矣。

懷恩陳

懷恩者山東人宣德中太僕卿戴希文子也弘治中侍郎戴鑑以直諫觸宣廟憤極死連族逮希文、膺其子為小黃門賜名懷恩少受業於學士錢溥通典故性忠頗能持正成化中昭德宮獨專內寵倭幸廷臣錢溥、韋春、王政等與內監梁芳未嘗用事昭德宮好奇玩芳令其弟錦衣千戶遍私採禽鳥珍巧以進引用方士李孜省、僧繼曉、驥尊顯嘗取內旨與官不由吏部名曰傳奉官傳奉官多至千人有脫白而至太常者繼曉嘗入禁中以致仰惑上為建大鎮國永昌寺尊為法王費內帑金幾數十萬賞賚無

算。狀省亦善待。既立授太常丞。尋至禮部左侍郎。掌通政使事。時懷恩掌司禮從中直贊祀。顏真臘諸人亦每憚懷恩。稍歛戢。二十一年。星变。詔黜。黜傳奉官御馬監張敏持疏謁恩。伏庭下。懷恩徐曰。陛下病足不能為礼。即何為。曰得旨。馬坊傳奉不必動。懷恩厲聲曰。星变專為我輩。外臣何與。令甫欲正法。汝入墳之。晉天震汝。歛素驕貴。又芳草草其言。不敢吐氣。歸懷恩。死。會刑部員外郎林俊疏乞謀芳。繼晚。二。以謝天下。上大怒。下俊獄。欲殺俊。懷恩叩首。爭之。上下聽。上曰。汝與俊合謀。即俊安能知宮中事。促御硯擲懷恩。恩以首承之。不中。上大怒。付其凡。懷恩解冠。帶

伏地哭不起。上叱懷恩出，懷恩輒使人語典詔獄者，若等誦梁芳傾俊，死當不生。若稱中風，卧不起。上怒解，辱使勞問，恩俊得不死。外誦而芳等恩寵如故。已而章瑾進寶石、求錦衣鎮撫，上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詔獄，武臣極選，奈何以瑾得之？」上曰：「懷恩乃又逆我？」曰：「非。」命逮法。不可。上為改命覃昌、懷恩嘗曰：「凡執國事，外廷肯諫言者，可也。」因詭兵部尚書余子俊、子俊謝不敢，遂笑曰：「吾固知外廷無人。特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數論事，恩曰：「天下忠義一王尚書。」亡何，恕罷歸，萬安、劉吉、彭華、尹直入閣時，梁芳常與其子作滿巧禱祠，蓮帝厭之，藏于餘署，盡上不擇。

曰。吾已矣。後有算汝者。芳等懼。謀以為興王上所愛。而萬
貴妃有寵。從貴妃。欲上立興王。可以長富貴。貴妃果言之。
上召恩。微示意。恩免冠叩首曰。寧枝恩。不敢與聞。上默
然。恩退。閉門不出。詔恩守陵鳳陽故皇嗣國。乃召恩還。力
言上。遂安。大怒。罵吏。却尚書。時言路大開。或指中官為
刀鎗之黨。覃吉見奏。大怒。恩曰。吾儕實刑餘。何怒及卒。上
震悼。賜祭葬。祠額曰顯忠。而時有陳準者。與懷恩善。準順
德人。代尚銘直東廠集刑事。諸縛騎令之曰。大逆告我。非
此。則有司事。若無與。中外安之。會椎璫故致入人罪。令準
按之。準不能解。而責其獄急。追逃數日。不可。解。曰。殺人而

求

尤○于○入○知○不○能○為○遷○整○衣○冠○閉○門○自○經○死○

論○曰○恩○諸○父○倫○以○直○諫○死○而○達○恩○父○非○法○心○腐○其○子○益○
非○法○且○在○宣○德○中○而○有○此○非○法○盛○朝○志○魯○過○舉○平○恩○枉○
顏○持○諸○俸○傷○力○救○即○官○俟○得○不○死○亟○口○王○尚○壽○死○諱○興○
王○不○可○立○諸○猶○直○諫○之○詔○也○恩○冊○至○陳○準○至○自○殺○以○平○
歟○

論○上○有○所○嘗○之○和○

何鴻

何鴻、浙江餘杭人。初慧辯。嘗從侍郎陳音學。陳遷南京太常卿。鴻送之。李西涯戲之曰。師弟若分離。不做太常也。龍音凡與人語。多也罷二字。故云鴻以西涯好言何妨。應聲曰。君臣如際會。便陞太學何妨。弘治中。以内監長隨。儉素好讀書。上嘗言錦衣官較靡廢。廩祿且乞恩傳奉。非盛世。勅請革除之。又云賜俸乃文武極品。吾輩何功德在而蒙。題記加追奪。不果。時張后兄弟數人。在禁中。鴻深忿之。以為亂宗家法。一日。上與飲起如廁。釋御冠于坐。張戲着于項。又倚酒污宮人。鴻怒。持金爪杖之宮門。欲鞭絕之。心

○為○減○張○博○間○脫○去○厥○明○弱○復○上○疏○論○張○大○不○歎○無○人○臣○禮○后○大○怒○召○與○寇○主○使○曰○主○使○而○人○一○姓○孔○孟○已○故○給○事○中○龐○泮○御○史○黃○山○論○救○上○責○對○狀○曰○內○事○何○由○知○并○坐○罰○俸○于○是○主○事○李○昆○進○士○吳○宗○周○復○論○救○泮○肖○書○何○經○亦○言○如○張○后○竟○授○意○太○監○李○廣○杖○死○閤○死○上○恩○諭○祭○而○勒○其○文○碑○之○

論曰、請嚴傳奉、追奪麟賜、以長隨而得罪、諸公敢言、
言官品未易辨、古矣、至以不敢聖后家人、便欲便宣、
行乃上聞、較折檻滅衣義更烈矣、相傳昇和、某書
銅鑄、有声如鈸、者上憮、故碑祭之、是曰文昆。

蕭敬

蕭敬者。南平人。英宗初。以長隨侍便殿。有心計。上聞。射敬。官監督僉。明察時有規諫。孝宗大漸。與閣從等同承顧。命時內庭張戲作樂。敬曰。梓宮在殯。金鼓之聲。胡為乎來。嘗以上狎嬖八人。責劉健講經。迨進諫。八人共畏之。然武宗猶以其老成。諳國典。頗信用之。諸監敬有興廢。輒各敬。質問。敬輒對。非先朝故事所故。正為多及。楊一清為相。政事有乖違難白。輒託敬附奏。或為閣中杭語所侵。不動。世宗入繼大統。尚侍左右。敬凡四秉筆。四掌印。幾五十年。門下

中貴百人。二從孫詔之皆登第。貴顯錦衣數人。致仕日。
夫月米比輪相有加。年九十一而卒。賜祭葬。敬善詩工書。
喜彈琴。溫恭下士。故寧藩嘗與通好。寧敗以數年老。免逮。
罰其金。間住歷仕六朝。內廷行步不差尺寸。比者授閩肅。
然有林下之趣。絕口不談時事。

論曰。以中官預顧命。事創韻頤。六臣所得為無不為。即
何不為。此而敬誠。不負苦上梓宮金鼓。為閑邪第一義。
武廟猶不以直報。罪之誠所感深也。寧藩通好。或以其
老成曲致慕尚。夫行步不差尺寸。之前豈真吐私音。舊
編繆我。

崔弁

崔弁為福藩承奉。東漢末流寇階河南福王常洵被執。世子跣獨承奉崔弁從王路語王殿下神廟變子也。迺不自知。辱先人哉。似不恭王者上詣賊所。賊自成。王立止色大言曰。吾安渴。

王氣弱。奉遷持王立止色大言曰。吾安渴。

至此只一死以謝神廟。王于是以正及難而膝。賊罵曰。初何教主。而自犯之。承奉曰。願。狀王屍厚葬之。賊不許。取黨半金星。來保舉。當成其志。賊乃葬王以禮。事畢承奉入請死。引賊及自殺。牛金星明寶豐舉人來儀。東洋。

論曰、以承奉能正王之終。王賤尊至辱。計時之死。計賤尤重。牛未ニ收斂。書賤安在也。他日。使升而在。何至。攢回馬上哉。

王承恩李鳳翔王之心高時明褚憲章為小
鹽及呂胖子

王承恩崇禎中為司禮太監。十六年，使督察京營。明年二月，賊李自成自山西突真定、保定，上始聞音。中全陷。以文武不任，遣內官監制各鎮。高起潛監寧前鎮，盧惟監天津通德臨清，方正化監真定，保定，杜勲監宣府，王夢弼監順德彰德，關忠印監大寧廣平，牛文炳監衛輝懷慶，楊茂林監大同，李宗允監蔚鎮。中，張澤民監西，而杜之秩與鎮將唐通協守居庸。兵部上言：如屬物力不繼，而專權紛爭，則更督撫得藉口。批諭不聽，仍令太監馬士理馳赴大同督兵援勤。自成宿陽和長驅宣府，宣府叛將白廣恩

招大同鎮將姜鏗並降。監視杜勲、緋袍八駕，郊迎三十里。
勲家云：勲已死難，上聞之，贈司禮監太監，廢錦衣衛指揮
僉事，立祠。已上徵勲飼勲威大璫，令太監徐高傳諭嘉定
伯周奎倡助，奎辭。高離之以泣。池承三萬太監王永祚三
萬。曹化淳五萬。王之心最富，上面論之，口取一萬。中官遂
各大書其門曰：此房急告。擣出雕鏤玩好器物陳地，而以
示貨盡之心。卒被賊拷輪十五萬不休也。三月，詔水恩提
督內外京城。召前遣化淳等分守諸門。賊自柳溝抵居庸、
柳溝天塹，百人可守，竟不設守。杜之模與唐通迎降，賊逼
都城上，召對諸臣，為泣下。傳命內臣守城，衆譁曰：諸大武

胡為、昨者力止內擇乃湏我。或曰、我輩月糜大官俸五十萬。安得辭。請如己巳歲所派來城數十人自成向彰義門設座。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監杜勲侍其下勲麾呼城須越一人出講。城上請越一人賁勲上勲曰、我勲所長頃何為承恩遂與同入大內方盛張賊威而守陵太監申芝秀亦以賊令越城上入見。備述賊不道諸語請遞位上怒斥之。內臣共請留勲。以二王為辭復去且語城守內監王則堯褚憲章等曰吾輩富貴自在也何慮承恩破創賊數人而太監王化成等醉樂下上急召承恩飭內員親征而彰義門啓矣。內城陷有奪急報即走去呼之不反上

與承恩幸南宮。登萬壽山。觀烽火。還乳清時。皇后已自盡。
遂與承恩對飲。引滿數白。易靴出中南門。承恩導上手。持
三服。鎗襍內侍數十人。皆騎而持斧。出東華奔正陽門。大
開微稱內旨。不聽。矢石相向。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
承恩等詣其家。使人辭。復走安寧門。亦不啓。天且曠失。
復還南宮。登萬壽山之壽皇亭。上殉社稷。承恩亦從難弘
光中。科臣李清等極上內臣殉難。李鳳翔王文。高時明。
褚憲章方正化張國元。樹祀旌忠祠。而謚承恩忠愍。按之
心。曾頑肆奸功。廢錦衣百戶。被拷國元。歷協鎮藍視。亦廢
錦衣。獨正化死。保史最烈。附張羅彥傳中。諸死未及詳。時

太監王德化、內員三百餘人、迎誠德勝門。乞仍原職、各司印官迎亦如之。獨有一少監、年可十五六、觸永恭牆石死。又呂胖子者死御河。不知其名。自成以數十騎關大內。杜之。扶等前為導、自成惡其背主、歎殺之。扶伏地哀曰：識天命故爾。自成斥之去。明年、南京失。有僞小璫、收秦淮河死。失其名。

論曰：吁可追洪武中雲竒之烈也。彼身死而遺存承恩拔胡与升九京不孤。月靡大官俸五十萬。此三殺。

贊者：武杜勳八騎郊迎之。秩唐通謁恐後而申。芝高入請遜位。王化成醉埋下。王德化率內員二百逼德勝門。杜之。

株陪大內。且請黨局各職銜。○成祖皮。○特優諸閣。○列朝引為多積。○日甚。○竟奉此為報。○千載浩歎。而况乎。○帝手翦魏上公。不自處。使祚承恩。魏之黨皆汗。為過爾也。

宦寺列傳下

馬麒麟

馬麒麟洪熙中以太監初鎮交趾。恣貪虐。時召還。嘗矯內旨
下閣。勅麒麟復往交趾。閻王以請。上大駁曰。朕安得有此聞。
如此去交趾。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遣。時黃敏江保二內監
比周三郎王多不法。上命誅之。

論曰。矯制罪甚重。交趾卒不聞市處。坐嚴保比周不赦。
而寬仁庙柔遇。豈猶以永樂中所遺惜哉。閩臣以請而不為持法。何也。

王振

王振大同人。始由儒士為教官。九年無功。當謫戍。詔有子者許。身入內。振遂自宮以進。授宮人書。宮人呼王先生。宣德中。使侍太子講讀。太子雅故憚之。為東宮局郎。先是長隨劉寧以恩倖掌司禮。而不知書。上令振代。革尋寧奉詔他出。以政務委振。安之。寧歸不肯謝事。遂移寧為南京守備。權重。自寧始。振既為司禮。宣廟崩。英宗年幼。呼先生不名。上嘗與小臣擊球。振至而止。詰旦。駕在閣中。振跪奏曰。先皇帝為一君子。幾誤天下。陛下復踵其好。如社稷何。上愧無所容。三楊歎曰。宦官中寧有是人。頑傳旨。每立

閨外不敢入。三楊呼入坐，以寵異之。自是權侵重，太后聞振侍上多不律賜。振死，上爲跪請，得免。振乃還忌三楊，會福建僉事廖謙、林元驛奏有司奏逮治輔臣榮。傳曰：謙罪當免。士奇曰：宜論謙。因公律請裁於太后。張因間言：三輔言皆私生死過重。因公過輕。自是奏白多振裁決。亡何，振又發榮受宗室賄，請覆按之。榮竟憂憤卒。太后崩，士奇溥相繼歿。內閣權一歸振。動以它事中譖大臣法學士劉琰上封事，請因天變削振權。振怒，摘疏中語下獄獄，殺之。自是公卿畏禍，重足一迹，皆爭附振免死。中外言官歲時皆有重餉。尚書徐樞都御史王大、侍郎王祐事振尤謹至。

尊稱。從父武功中衛指揮使華嵩與振侄爭媯。髡嵩首漆之。枷示教坊門。監察御史李儼詣光祿寺監收祭物。振過之以平立應對。做下錦衣獄戍之振又請征麓川夷而以太監吳誠曹吉祥為監督。敗績內臣監軍閻外自此始。師旋僞功。蔭侄山世錦衣衛同知。侍經筵復官其侄林世錦衣衛僉事。予勅褒獎。條至嘗令郭收造銅鋏箭鏃。遺瓦刺使臣用良馬賂振。內使張璫顧本等及錦衣卒王永一再匿名數振。憚惡揭通衢。振發之成磔市。十四年北虜也先入寇。振挾帝親征。至宣府。群臣交章駐蹕。振怒。但令罷陣。成國公朱勇有所白。勝行而前。振令跪草中。至暮方釋。乘輿

北狩。振死於廬。鄉王攝政。尚書于謙彈劾奸振。言。王無所決。謙率衆痛哭。聲徹外庭。太監金英猝承全旨。諭指揮馬順籍振家衆。曰。順。振黨也。起。摔。英。順。遭前解。給事中王竑。奮。提。順。首。湏。史。攢。裂。順。盡。血。流。門。闈。衆。怒。未。已。索。振。黨。王。長。隨。毛。責。等。二。人。英。懷。出。二。人。並。擊。殺。之。三。屍。陳。東。長。安。門。陳。鑑。奉。令。旨。籍。振。并。其。黨。彭。得。清。內。使。陳。宮。家。等。頃。之。執。振。侄。錦。衣。衛。指。揮。王。山。至。令。旨。冀。輸。百。官。各。退。蒞。事。拜。謝。出。振。宅。在。宮。城。內。外。凡。數。處。重。築。邃。闇。傍。櫛。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遠。玉。盤。徑。尺。者。十。珊瑚。高。六。七。尺。者。五。六。金。銀。十。餘。庫。馬。數。萬。匹。繡。山。子。市。其。族。無。少。長。皆。斬。山。

弟林亦以錦衣衛指揮從板死于廬壠妻百餘人俱沒入後天順中曹吉祥請追復王振官賜祠祀上從之內官立祠自振始時御用監太監喜寧既從上皇陷廬城導自挾上皇入寇邀賞賜上皇命校尉素械以密書報宦府誘擒之至京磔諸市初報用事時諸內監挾其威儀曹吉祥而下太監亦失哈為遼東鎮守九年賜歲米四十石則內臣加祿之始十三年寧陽侯陳懋為總兵官征討鄧茂七太監吉祥王瑾監督神機火器庫內臣監等之始瑾初名陳蕪上嘗賜兩夫人天順初之賜太監吳誠妻

論曰三楊明于事此時所恃太后儀正一子近偉之

訓戒果由振天子勉為善尚非治世所宜

輒謂張承業再見且太后聞振傷多不律

三

楊

獨

不

問

去偽恭

乎以太后命誅之易三楊未免以帝曖昧后春高
不○是○恃○寧○春○之○以○悅○帝○自○便○則○私○帝○以○長○振○也○李○之○反

自厄悔無為知永樂中內臣請例皆創見乃又益以藍軍
藍籍立祠加標久源奉為故事是故明之所以衰一例字

集之

常力轉

單增陳義劉茂

常力轉景泰中右少監與陳義、單增、劉茂等咸貴幸增誕
日、公卿爭購土物上壽、遇奢給事中林俊廷劾之○○○○○○○○
尋釋之、而力轉典錦衣、唧軍妻不與宿、杖死其軍、又與養
子妻淫、戲射死養子、上付法司鞫成之、陳義者為鍾鼓司
掌事、奉旨進俊女李惜兒等、先後入宮、教坊發其事、上誅
義及教坊晉榮、而釋惜兒等、劉茂常以馬載唐妃遊西海
子、馬驚、妃墮、茂復選良馬二十日控習之、以應天順中、奉
命籍鄭王所賜諸妃白金三萬餘兩、寶石萬餘、茂不以聞、
坐禁錮。

論曰。宮利犯行。何擬必宮。可以內侍如陳蕪賜西夫。
心是誠賜。妻是以好教。何取乎宮之尤力轉教其軍殺。
其養子之意。何可使一日入宮。魏客之所自來也。

汪直

阿常瑛

汪直。大藏峽。搖種也。初以叛放歸。直年數歲。都御史韓雍奏聞之。憲宗朝。為昭德宮內使。以年小。便賜得幸。應御馬太監同藍葉達。以長河峒功。辭賜。乞其兄成錦衣衛戶官。部執不可。直贊之。得特陞指揮僉事。內色。辭賞乞陞。自○達○始○成○化○十○一○年○妖○賊○李○子○龍○坐○出○入○禁○中○與○宮○人○亂○伏○誅○上○銃○意○故○知○外○事○始○立○西○廠○任○直○利○事○。併東廠。而勢出其上。恣羅織。屢起大獄。以為功。加歲祿米。閣臣商輶。兵部尚忠等。相繼疏直罪狀。上恚曰。一內監安得保天下安危。命內臣懷恩。譖責大臣。詔加大臣。具數其罪。還報立罷廠。

事踰月。御史戴縉、因天變陳直掌厥大有緝捕功。上悅。遂復厥事。直尋以他故中諸大臣。坐忠削籍。輒罷免。縉遷尚寶司少卿。尋陞都御史。直任錦衣衛。吳縊為刀筆權移主上。尚書尹旻。王越。都御史陳鐵皆附直。得據風要。初。旻介越詣直。質越伏地拜。采越曰。安得六卿下人者。已而越先入。憚不覺。伏牀下白事。竟叩頭出。旻聞知之。入亦如趙體。越乃以為過禮。旻笑曰。自君教我。又立巡邊。以都御史年俸不足。坐以貪酷謫戍死。由是都察院官皆鎧甲迎直百里外。望塵伏地。過然後起入館。復易小帽。巾櫛。趨走唯諾。親治供張。上酒食。獨河南巡撫秦紹與直抗禮。直反。

謹侍之。總察頭直換民數事。直不知及遠上。問各撫臣孰
賢。直獨取紙上出。然號示直。曰。頃首伏罪。蓋称贊上。不
間。凡擅執無罪官員入廢獄。如部郎武清梁章。太醫蔣宗
良。方賢。行人張廷綱。浙江左布政劉福。御史黃本英。非刑
酷。冤中寄。大臣商賴馬文升。項忠等罪。亦蓋直黨自戶長
王錢。黃錢外。爪牙則韋瑛。王英。贊。決則御史戴縉。之自
陳也。称直能裁芻糧之逋。商賴李賓等奉為奇勲。快直隱。
遂薰灼益甚。直每請廻邊。多歸邊功。累加米至四百八
石。先王振。諸閭所未有也。太監品不過正四。計日止廩米
一升五合。及衣帽辦料而已。高帝時。請量增歲祿至十二石。

不許。正統中亦失哈始以軍功加米。蓋以十二石為一級。然多不過三十六止耳。大都米及七十二石。則視文武官。官為正一品而僕從衣料。遂亦有加無算。特有江西無賴子。楊福者。嘗奴事崇府內使。因入京。既輒背之。還南京。所識。謂其貌逼似直。福乃詐称為直。而所識者。偽為援引。先革。自蕪湖縣乘傳食廩。歷常蘿。由杭州紹興寧波。有司皆承奉恐後。市舶司內官亦信而畏之。官民多持詞訟往訴。或為之理。至溫台處州。及建寧延平。皆託盤糧草張威。而過。雖徒廩以取信。然為偽。稅刷所。渴者已多。及抵福州。稱有牧首。自三司官而下。迎撫惟謗。小官忤意者。即杖。竟

以無荷橐為鎮守太監盧勝等所發執問如律。偽為直指
張如此。久之，小中官阿尼者善詆譖，偶駕至，佯辭不起。左
右呵之，復不省。或曰：江公來，遽驚走。乞哀狀上，突厥之
且曰：即誰不驚。江大藍者，且又工劇戲。嘗作直木冠，持獲
斧行，無前道碑易。或問故曰：吾於此取錢，何懼焉？以諷王
越陳鐵也。上嘸之，且戲為坡下之歌，變聲曰：吹散六千子
弟。或曰：舊称八千，何憚其二。且曰：其二和掌風營保國公。
朱家蓋房子保國聞之，撒工。或作吏部選人，贊問何姓名。
輒作伏謁體曰：姓公名諱曰公諱無所用之去。又作葬汝
何姓名。曰姓正名道曰正道也。沒用火作聲。汝何姓名。姓

胡名塗曰特尚時尚審也。左右大笑。上聞之為動色久之。
不見罪。于是內監尚銘初為直所薦。引薦構直。大同都御
史郭鍾及御史徐鏞等遂疏直欺罔弄權擅開邊釁。上下
直三法司恭擬。寃至南京降奉御王誠奪歸編。嘗安陸州。
陳誠與戴縉皆削籍。吳紹成遷而鏞亦以貪肆杖撻職充
南京淨軍。鏞在直名得入東廠。為李榮肅所引。得入司
札。人言尚銘入司札而地震。籍其家。資數萬輩。內府章瑛
市無賴。授內官。章瑛者。為其家人。從征延綏。冒功陞百戶。
以錦衣充直。用事及罷西廠。調萬全衛百戶。差操。散遣官
校。瑛在萬全。希大用。乃自撰妖言。誣巫者。劉忠。吳莘。十餘

人不曉走告監督太監張善、毒刑誣服、直敗伏誅。王英通
事百戶也，計欲往遼東撫諭諸夷，會文升奉差不得遂復
欲佐直出，以為已功，遂陞千戶。卒中文字。

論曰：偽直傾半天下。○真直如何？直亦如何？以偽直乎？即
帝亦知何以偽直而天下無敢以福為偽乎？阿丑之戲
為直也。偽也。偽直却真也。而帝弗罪。直亦弗罪。且以爲
諷帝以為譜樂譜而諷無罪故曰愛憎惟帝意。

王敬

王敬者成化中太監也。十九年平定王臣以左道邪樹溺上索春敬聽臣擅置起購毒藥為私乘傳行江南所至縱橫、賣貴外、擅刮珍玩及古器玉器盡出所為子平遺集勦基州合府生員多錄或以妨廢學業、不憲敬令有司追達至解入、擅笞之。于是府學生趙牛等聞起競教罪敬。敬知上用下撻臣罪擅杖蹕江南巡撫王恕因跡致諸不法其署曰伏讀駁帖止於採乳藥頭故買毒粉他無乃豈激借此為索重報、輕然民不堪命殺夫復余而豈段英又以造辦藥水梅壹疋按薦杖常折價六千兩鎮江等七府

折價一千五百兩。發蘇鹽引萬寧國等府銀三萬二千五百兩。又私發引鹽芻百船于江北廬州等府衙入銀凡十萬兩。又摯逼糧官民獄詔銀三萬六千兩。又勒索江浙兩布政司、并沿邊供億夫馬銀另起凡千萬兩。控制屬民莫此為甚。伏望留意於難保之天命。割恩於壞事之小人。詔下三人綏衣禦獄。王臣赴西市。敵英充淨軍。并釋故所。謹常州知府孫仁於獄。

論曰。幸而王三原之說行。吾則敢不為不止於李廣之八罪矣。廣敗。矜事中華采上言。今天下之財多聚於大臣。大臣之財多聚於內臣。中外喧傳。豈烏大享堂。脫橐

二三年可得朝廷爵祿。憩乞右航賈伊犁湖底。疏中所云
餘黨營中外敵等是也。而弟意奇半僕又以晉夜曲全
之。即如欲革不可与臣同辟。革不可与廢並務乎。

李廣禮

李廣弘治中太監以燒煉幹蠶淮貴幸榮惑上心又嘗為太子立寄子壇太常卿崔志端直人王應時皆稱廣為教主人廣為傳奉陞官賜玉帶上最眷愛廣而大臣遂與廣通賄賂門如市嘗假碗戶為名侵民間土地無計駢馬貴戚事之如父總兵鎮守呼之為公禮科給事中葉紳等奏廣以千戶王英賄用乳保為之傳陞指揮以周王李恕等僕隸所後為之傳陞官職名器之盛莫此為甚又疏奏大罪八御史張端亦以為言俱報聞十一年達育秀亭于萬歲山成會少公主痘廣飲以符水殤宮中歸咎廣父之

清寧宮灾。或曰：「亭之建，日辰不利，所致。」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杖吉公主。廣懼，飲鴆死。上意遺有奇秘方書，遣中使索之，首得一冊，臍載黃白藥無數。上曰：「廣口幾何？」乃湏許米。左右對曰：「味隱語，蓋指黃白也。」上震怒，命沒入廣家。於是言官張朝用、丘天祐等請出冊案治。諸有名者急甚。黃夜走壽寧侯求救，不期而會者十人。由是事得寢。時吏部尚書屠錫戶部尚書周經蒙詔，獨求出冊薄殯，不輟已而司諛太監榮昭為廣請祠額，葬祭上可。內閣劉健爭之上，乃命撰祭文入而已。詞額又御用太監王禮、龜外戚金夫人結歡中宮，求廣東林珠之命，上不可。后

請不已。簡內帑所儲以賜召禮。責之。若欲借此自肥。罪不赦。遭懼汗夾督。

論曰。廣猶以燒煉臂鎗進幸也。其害息不下直而幸不能忘報復。未減直黃白棄米生死人。不期而會十三人皆能割口糧以飽廣。廣何不人父而人公也。廣罪已大著而賜祭。與英廟振道禍幾失國。而猶賜祠追頤帝德。頗亮而若此。迄不可解。

劉瑾 八黨

劉瑾陝西西安人。本姓談，累恭中、慎守劉順摺以歸。冒劉氏，初奸黠，有口辯，頗知書。憲廟時，為鍾故司官，常與殺市人，富抵。姻家曹元語刑部主事朱恩減罪杖一百死復甦。弘治中，與張永皆給事太子家。太子即位，益親幸。瑾及永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劉祥丘榮張興號八虎。與上臥起日，尊帝犬馬鷹兔，舞唱角紙之好。宴遊亡度，言官交章論斥。上寧自引咎，嬖瑾等不問。劉健謝遷李東陽皆顧命臣，持譖啟謫之。健憤至推案罵贊之獨東陽不言。戶部尚書韓文復率諸大臣叩闕下，固請誅瑾。上遣太監李榮傳諭。

諸大臣、章少寃之。健等固請。瑾意窘，欲求南京安置。閣議堅抑，不肯下。上令八黨咸議。閩乞假寢，不從。時司礼王安者，青宮舊閣也。與范亨、徐智、和恩、瑾等佐文等。從中力贊之。上意稍屈。奏詔捕瑾等下獄。瑾等急，並趨統帝前，號哭。首擗地出血。上為所動。瑾曰：害吾憲者，安也。安常主使言官。上乃移怒安。立收安貴。瑾以鐘鼓司而入司禮。瑾以前未有也。兼提督團營。立聚谷大用、提督東西倅、永平等。司營務，分據要害。主詞察。完皆封其父都督。然荐越制。閣臣徒遷皆罷免。竄兵部員外郎。范亨、徐智于南京追殺。安。瑾每排耀雜藝上前。俟上意醉，猝取章奏。諸省決上曰：用汝何為？亟

持去。由是天下章奏皆壅。票旨每持回。私第罷賊孫胞。然生張文冕。輩。臧。算。以上內閣。奉東陽。遂巡赦。正殿也。瑾。陰結同鄉文選郎張絲為黨。驟陞。練吏部左侍郎。進尚書。更改先朝制令。悉事苛刻。動以微文中。諸大臣各邊都御史以下。逮繫無虛日。稍不如意。輒荷校百五十斤。門示尚宝卿。崔璫。按察使。姚祥。主事張偉。坐擅驛荷枝。戍蒲戍邊。逮由都臺謫戴銑。薄彥徵。茅二十餘人。詔獄狀為民。尚書久別坐閹柱。給事徐昂疏救文。坐削為民。文子知州士德。主事士奇。並坐削。尚書林瀚。主事王守仁。疏救戴銑。茅。薄。罷官。守仁。伏誦。南京御史陳壽疏救言官。奪職。以兵備吳廷。

李勣廣東鎮監潘忠坐枉道回京戍鴈門有遺墨名書冊
碑。瑾亂政狀。帝令錦衣衛即按瑾傳旨五品以下官三百
餘人跪午門外。然日中坐。熬死陸紳等十餘人。時有大藍
黃偉。王勣得免。各叩頭搜緝又太監李榮擲冰底解暑。即刻
皆坐。聞往凡法司奏讞章內每称瑾名。傳奉瑾見之輒嘆
歎。都御史屠漸。率群屬。泥首稽下謝罪。公侯勳戚進謁。叩
頭為一拜。札。瑾踞受之。凡辭謝俱称本御。頂上頂上二字。
從尚書朱恩。始時篤。却。而。敵。瑾。領。之。兼。調。東。西。二。職。事。奏
置皇庄于畿內。初止七所。後營至三百餘所。追革劉健謝
遷馬文升劉大夏許進韓文王鑒張森以下。誥勅共六百

七十五人學士張芮修撰何塘坐不阿瑾請外追恨代韓文屬草即中李夢陽逮詔獄外謫遼商以主者得罪盡沒其所已納改還司納銀關中節部解數仰增而邊窩寶匱
諸曹郎治權諸直指巡鹹皆責入重賄否輒別坐下獄中
貴四出鎮守得預刑名民事橫索外官錢無計自四川鎮
守羅鑰始河南鎮守廖鑑天津漢差畢是委尤甚兵科給
事中周鑑貪往貸淮安知府趙俊計賄理俊不與鑑遂自
刎死工科給事中許元錫都夔並以苦無所賄遂自縊死
魯修理庄田侵天地壇發坟塚二十拆官民房舍千餘間
欲私其鄉里增陝西舉子至九十五名改舊制南北中一

卷二十九
奉止分南北探花戴大賓已聘妻高氏未歸璫令棄學
其姪女既有所聞輕之不果傳奉閣臣焦芳子黃中為庶
吉士不由館課官員矯坐事罰米勳至數千石凡朝覲官
賄至二萬兩又鈎致遠年故糧錢糧虧損非侵盜者聚加
倍追贖于邊差尤甚創為新例罪無輕重類決杖永遠戍
邊或枷號禁遣枷數日輒死獄年死者數十人或一家有
犯連坐左右隣有職河居無隣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屢起
大獄枷三品以下官及籍沒已故致仕大臣并其妻子繩
成冤號之聲聞于道路嘗恨達闢衛指揮姚鑑認坐縱齒
火以刑科給事中沈始奏勘不如瑾指竟投鑑而戍始

寧夏受黠戚徐脩賄、強奪民田、以南逃無文璞持正議言
死、乃甦、逮其家、礼部尚書李傑張昇不曲徇督府表撫
郡王、請咸罷免、撫示謝遷劉大夏等五十餘人曰朋黨
欽天監楊源以天文諫、流璗杖成以牛、馬、斬蘆荻瘞之坐
都御史雍泰、迂官尚書不謝、罷去、仍察薦雍者咸罰米有
差、益沮大臣三品以上不得請恭、義、擅請者倣成、大明會
典成、坐增例改其書、盡奪供奉、加御借脩舉毛山奉還者
以增出地畝、追究積逋為能否者罪之、出帑銀置米、民賂
脚費、不償、特有經明行脩之舉、內餘姚三人指為臣謝遷
所私、送錦衣衛獄、周、硬招連謝邊戍、免為民、許御史張鳳

鳴、携家眷、霸州捕盜、偶遇石指揮、飲坐、伶人歌舞、降鳳鳴、
徐州弓手、內官張忠與其姪茂、為大盜窩主、忠伏法、而勑
六、七等乃起作、亂璽恩、益貴、而又矯飾、叔其同類以固寵、
谷大用請設皇庄臨清輒、罪、獻計者馬永成獄松百丘、邵
琪、璽不可立、聚主東厥忤璽、奏其事、諭旨都三考、請大內
貢、積寢、其議或曰、楊、達、和、以、徇、璽、達、尚、善、兵、部、尚、書、許、進
不、抗、璽、得、遷、吏、部、尚、書、其、尚、書、劉、宇、內、閣、焦、芳、侍、郎、張、鍊、
俱、百、媚、璽、用、事、坐、言、官、安、奎、張、璣、考、不、明、及、都、御、史、劉、
孟、赴、任、連、限、咸、荷、疚、晝、夜、暑、雨、下、御、史、徐、貞、獄、成、邊、逮、總、
制、三、邊、揚、一、清、詔、獄、亦、釋、之、以、翰、林、學、士、張、萬、和、辨、不、罪。

橋、官、謁、鎮、江、同、知。己、故、侍、郎、都、志、義。子、序、制、傍、乞、祭、奠。坐
達、例、充、軍、寧、夏、指、揮、何、錦、茅、指、瑾、名、威、安、化、王、馳、犧、弄、兵。
名、清、居、側、瑾、不、省、疑、張、永、軋、已、伺、間、言、上、調、永、南、京、旨、未
下、即、日、逐、永、就、道、榜、門、不、得、入、永、聞、御、前、諭、瑾、廷、威、
之、帝、令、置、酒、與、永、瑾、平、永、終、不、憚、時、授、永、兵、往、討、寧、夏、上
戎、服、親、送、東、安、門、賜、劍、許、便、宜、行、事、永、中、道、聞、賊、已、捨、即
寧、州、撫、餘、黨、還、入、朝、上、置、酒、勞、永、瑾、永、成、茅、威、在、座、酒、既、
瑾、歸、茅、永、言、寧、夏、之、變、瑾、激、之、出、袖、中、跪、瑾、十、七、大、罪、且、
白、瑾、歌、反、狀、時、上、已、有、酒、掩、首、曰、瑾、反、歎、何、為、永、曰、欲、為、
天、子、上、曰、天、子、任、為、之、永、曰、瑾、為、天、子、和、陸、下、將、安、之、遂、命、

逮瑾上秉騎至瑩所。已夜中。瑾被青繒衣出。上罵瑾。
收瑾。永等佯為解縛。送內獄。并逮瑾黨張詠。畫發。李東
陽。北瑾。單東陽。遂與永。撓瑾。大逆無道。律藉瑾家。得偽璽
一。平天冠一。乘龍袍五。爪四。蟒木四百七十八。玉帶四十
乙百六十五。餘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
宝五百萬錠。又乙百五十八萬三千零餘珍貝無計。又有藏
刀、扇、簪、拂、出入宮殿者。上始大怒曰。奴果反矣。五年八月。
磔瑾戶于市。都民有以一錢易一壽肉。坐鬻之斬。瑾親屬
劉傑等十五人。僅二漢。育十歲。猶士。俞倫等謂當大貴。至
是弁論死。絶瘦死獄中。仍尸於市。初。瑾與尚書詠燕語。泣

下。蘇問故。瑾曰。今中外怨積。當奈何。蘇曰。今上未有太子。而興王也。子生二歲。公能迎賓東宮。可以長罰。責瑾戴為奇計。已而曰。不如自為之。蘇悚不敢應。瑾方啜茶。以杯擲其面。至是蘇不承。乘永折之。曰。尚書御憲御刑之。孰乎。蘇語塞。時言官連章論劾諸所附瑾。永曰。瑾用裏物。我曹尚不敢言。乃責兩班文武。罷此璫。諸可勿問。於是國臣李東陽、兵部尚書王敏、英國公張懋咸上書頌永功。或曰。蘇亦有救正璫一二事。

論曰。時有余日仁者。以星相馳名京師。瑾出從子劉二漢示之。曰。仁称錦衣堂上瑾。握手他顧。曰。仁知不足。請

細舉。徐曰。侯伯分券不必言也。理意況吟曰。仁急變曰。
運作某方不可至。固公理。又檄引曰。如斯而已乎。曰。仁復
咷曰。大貴人。大貴人。瑾厚賞之。瑾敗。曰。仁变姓名。匿關
外。後捕得。曰。仁法死。死頤僕承。曰。仁者而曰。仁存據此。與
擲杯賓及所藉違制。則懷遂有之而述未著。按。匿名書。
應天府上元縣。犹元輩。有吏人。廢篤於公空門下。鬻之。
被執拷訊。轉輒攀訛。不知其由。而丹墀所遣。又屬另案。
據傳聞。黔國公。魏國公。合檄攻瑾。先亦無寔。總之。庶人
之議。非有道之士。所宜見。

劉光

劉光係正德末年太監時近幸言西域烏思藏能知三生謂之活佛上以為然遣光秉傳往迎之大學士梁儲等疏止不聽乃以珠非為幡幢黃金為已供查法王金印製袋及其徒隨賜以巨萬計敕光往還以十年為期得便宜行事入所經路帶鹽茶之利亦數萬計光未發導引相續已至臨清運船萬之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艤艤相連二百餘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新館督造旬日而成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亦百兩鋪官驛不足傍取近城數十驛供之人役入當物料估值銀十三萬眾百工雜造備於

著、日夜不休。是歲餘始行。率四川指揮千人、甲士千人、俱西踰兩年。至其地。當僧號佛子者。恐中國誘害之。不肯出。先部下皆怒。欲以威、蓄心、夜襲之。其寶貨器械。以去。軍職死者二人。卒死者數百人。傷者半之。先乘良馬逃。僅克復至成都。仍戒其部下。諱言喪敗事。空出馳素。時上已登遐矣。

論曰。正德中。國藏之耗於西域者。百乞不止。佛法不能移。寺帝奈何。

吳經衡史宣單真

吳經以太監事武宗上親征宸濠經先至楊州橋上意刷取民間慶女寡婦以待民間沟有女者一夕皆達人乘夜爭門逃匿者不可禁知府蔣瑾詣經懇免經大怒叱去之忽夜遣騎卒數人開城門傳呼駕至通衢燃炬光如白日經遁入有女家猝以出有醫者破垣毀屋必得乃已無脫者哭聲震遠近尋以諸婦分送院寺寄住有一人懷志而食死瑾為具棺殯之自是諸婦家皆以金贍乃得歸餘者悉收輓督府云是時內臣得幸豹房者銳椎忠茂而外于經首闢皇店於九門關外張家灣豈大等慶稅商榷朴

怨聲載路、每歲額進八萬外、皆為已有、創寺置庄、動數萬、暴殄奢僥、乃前此所未有者、孫和謀晉園、營挾勢取賂、劉秉專領內官監、營造侵奪、值桔勦役錢公私蠹耗幾蘇、追佛保趙林馬英、劉秉周昂、昏旦夕不離左右、而追尤親賊劉祥立得顏大腫許金馬陽張信始購竊雄父錢寧出為鎮守、復賄江彬、扈駕巡遊與雄等張皇聲勢、所至搜刮、株子討虎。

史宣者、倭纖造太監、嘗誣奏嘗閹主奉王、臺浦縣知縣胡守約詔獄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等合疏、有曰、宣在途、醜酒作威、所過縣州、索賂折乾、聲言上賜皇楨、聽撻死官吏

勿謂已威逼宿遣主薄孫錦枝秦州船戶孫富俱死矣。凡
竄所過邑里逃竄難火不寧。近奉禁例。叟船夫上水不過
二十名。下水不過八名。此旨甫下而宣首犯之。臺守約乃
復為所中傷。乞置宣重熟復臺守約等官報聞。

單真以太監鎮守江西。寧王宸濠厚結之。尋移鎮浙江。濠
約南呂勲。真以浙江省迎附。至是真飲御史張縉醉中謂
縉且淳白。兩月後時事變矣。縉惶之。成化守者巡視真府門
嚴。真令諸司以五鼓議革縉故遷之。半明集麻入往。
甲兵于廢寺。縉輒露之。至詭云吳山燒香。縉益兵防禦。
卒不得發。及濠敗伏誅。

論曰。時以席中。有小搏勝。而使逆不即張。不意其有
永也。以瑾合劉先。吳經等所為。可以無不得志。顧欲刦
其同類。以固寵。同類各能得。而兩向不恤瑾。而故墮
諸賞。猶然孤也。此時内外危形已大見。幸憲奉與淮存。
不至大決嗟。一絕續之闕哉。

閻洪崔文萬景賢來福黃英戴永趙權

閻洪崔文以太監事肅皇、上感毅白主任用中官之過御內臣頗嚴有罪撻之至死陳尸示戒盡收在外中官即給役省殿視先朝僅什一二而洪以御馬監太監獨剛愎自用上念興邱舊閭稍寬縱之或竟始旨言官不能奪崔文故以壽祠得倅嘗矯詰獄錮制入御史劉輔發其廝養子李陽鳳妖屬刑部尚書林俊訊治文度不能干俊詔上移獄鎮撫司而執輔告入撻致死東廠太監萬景賢與文表裏用事羅織縉紳景賢以廠官受民詞奏逮永平太宗郭九臯、鄆溥坐枉林俊爭之不聽會科臣劉最以論文外調景

賢復據它事遠還京謫戍同官劉濟復白最罪不聽而來
福者則以營逮被罷榮以司禮而兼東廠自福始也蓋是
時司禮監張岱黃英戴永等有實錄一編載獻帝脣製表
文及各年章奏上以為功與廢世襲財助內臣與實錄蒙賞
之始至四十四年黃岡縣妖民胡大順初以實錄陶仲文
獲供事靈濟宮仲文死以奸欺亦未至是偽造萬壽金書
一帙稱呂祖所傳得之鷲筆且言祖授大順三九大冊用
黑鉛取白名曰先天永銀鑄之則成清霞玉粉神丹服之
却疾不老遺其子玉玄隨妖人何廷玉賈以入京因道錄
司左演法藍田玉古正一羅萬象通內官監太監趙桓獻

之。上覽其書，問曰：此是箕批？扶箕者如何不來願未明召之也？田玉等遂詐為聖諭，徵大順入京，至則屢上書求見。上謂大學士徐階曰：自藍道行下獄，遂百孽擾宮，或有所使然者。即大順云何？階曰：大順無賴妄用傳喚，請繩之以法。○悟詔錦衣衛逮大順、田玉、萬象等，問擬不知其奸由，獄也。○獄具審跪，匿殿櫺中，同間為大順等申解，上大怒付司禮監拷訊，且得田玉等通奸狀，付法司論如律。

論曰：近侍啓居能先上所向除經筵日講數晷無怠。

在其羣弄中世廟英察頗矯前失而於待祠營建刑獄神仙等不能不墮其術。洪文等是也。願以大學士階一

言而悟。清。霞。玉。朴。直。土。棄。之。能。矯。其。陋。酒。難。找。頤。議。礼。
事。絕。不。開。内。侍。一。吻。

孟冲陳洪

孟冲與滕祥陳洪等為隆慶中太監。初以李芳、柳正、稍戢芳銅益橫。時司禮監黃錦廢臣黃浦為錦衣都督僉事。以罪革、錦死。祥為工言起用。浦且為錦用其族人黃保等六人以錦衣官守墓。而孟冲有私人為上林苑監、海戶王印。以事訴奏。冲取內旨竟下印鎮撫司訊治。編成印而法司不與聞。織造使數出。初年費金四十萬。次年陳洪復請加六十萬。解例不如意。改詔取新樣難之。傳買珠玉帽屨。即皆二三中貴出囊私藏物。高價侵牟。祥常私創庭院。恣取廄木。工部尚書雷禮不能制。言上。頃不悅。令禮致仕。

去以悅祥內庫嘗以空頭劄傳示戶部進銀三十萬兩一燈至費三萬金一事旬日六更明旨賜似正德時事矣上有事于太廟諸臣簪皆冠進賢冠祭服從各進饋盒以次上食爵賞謝辭與六卿壇而溫綸溢六卿之上廷臣以論勅得罪者太常少卿周怡外補去科臣石星李已陳吾德御史詹仰庇尚寶司丞鄭履淳皆廷杖削籍祥等三人弟侄蔭官錦衣衛指揮千百戶二十八洪弟郁以千戶掌鎮撫司陞錦衣使

論曰會帝祚不永冲與祥洪等即不能為理而為豈難與谷馬魏陸等聯镳而馳方科臣石星疏止臣專據

言官攻奏。動輒中傷。非所以示天下。坐耗欽削。同官
張嘉賓論救。不報。時總理慶二年。年。由批盤。幸買金。責
貨。已不勝舉。而最甚惡太監李芳直。諫。重生改淨。軍。設
使如武。尚十五年。萬璣所為者。豈止一入。

魏忠賢傳

魏忠賢，初名進忠，直隸肅寧人。姓李，妻馮生，女嫁楊六奇矣。酒酒流博，好逐馬，能左右射；奇中不識字，猜狠自用，人多以傻子目之。已貲甚，與其妻入自宮。萬曆中選八司禮太監，源還名下，得內官監馬謙狀，被劾用甲字庫漸格。時光廟在青宮，王才人已舉熹宗，遂夤緣入宮，為王才人辦膳。太監王安素嚴正，久輔翼太子，有勞。太子以萬宮中事，其名下魏朝者，舉進忠於安，信之。光廟崩，給諫楊瀟疏請李選侍裕宮，并及進忠，安為力救。以選侍宮中故，有李進忠，遂指為一人。進忠得下問，熹宗既立，乳媼答氏

者。定興侯二妻也。十八入宮。再崩期而發。時報封奉聖夫人。嘗私朝。與朝對食。進忠間與客氏通。分朝愛。而人至。至。矣。客氏于乾清宮之暖閣。夜宣帝起。帝語客氏。郎何向朕。為汝主之。客氏故向進忠也。進忠尋與客氏矯逐朝鳳陽。中道縊殺之。朝素與帝卧起。帝不能庇。祖制乾清東西各室五宮。人有名封。君之。帝勤為客氏移乾西鐘鼓飲食。裯被鋪設。侈靡踰等。許肩與往來。如妃嬪體止缺一青紗蓋。即乾清宮前不下。尋改住咸安宮。所為威儀。中宮與諸貴妃。弗及也。出沐呼殿。倍漢之盛。若雲屯。日三時輶餚膳以賜。所居卽接進忠或膳所私。旬日不進。則進忠必促之。帝

亦時使人候寒溫也。客氏所進膳名老太家膳，嘗意頗甚。
之則進忠以前故改名忠賢，與王體乾、李未貞及客氏分
辦而四，常導帝走馬，亦獵手刺狐兔為樂，或寢水作戲，衝
九瀉珠，多出意表。帝為一咲。帝親鑿井，營小室玉階下。
解衣鼓掌，躊躇湧勝成而喜。未幾而棄之，方經營滿志。
體乾等奏文書，前帝未嘗聽聲。第曰：「好為之。」忠賢生以
外廷呼祝殊等諸內華輒清西丹墀者，帶履摶擊，間有蹕
足痛忍。前者千歲之聲，殿匱若雷。至客氏生以貽闈寺
僕，為數日不寐矣。會御史方震孺疏逐客，魏王安特先
帝顧命，正色出客。凡詣忠賢自新，帝失客而為不食者移

于是客魏比西李、必中安、西李者、李遷侍也。客氏旋復入宮、而安南有司禮之命、客魏居中、故言官崔雄華劾安、矯旨降南海子淨軍、而令劉朝提督南海毅、安朝野惜之。天啓元年冬、陞忠賢秉筆、秉筆不識字、虛朝燕之。難廟立冲、神廟張朋及忠賢、孫暹、王朝輔、數人而已。詔授客氏子、侯國興錦衣衛指揮使、戶部仍給田二十頃為護坎、香火、而忠賢以侍衛有功、附叙陵工、言官倪思輝、侯震陽等次第奏劾、皆以傳奉外謫吏部尚書周嘉談、大學士沈淮贊上內操、宮中烽火等坐論杖免。已忠賢諱大學士沈淮贊上內操、宮中烽火達晝夜、皇子生、震做不育、言官惠世揚劾灌、亦被謫。于是

御史周宗建、詞林文震孟、鄭鄧、太僕卿卿滿朝、爲等復直科。
忠賢擅制不報時鄒元標、馮從吾、孫慎行等講學京師比
魏科臣傳禮朱童蒙至擬元標等爲妖黨致仕歸尋亦削
籍而霍離華孫杰等繼京堂顧秉謙魏廣微入閣辦事矣
忠賢既殺王安益肆設內標萬人衣甲出入令內監王進
試敵上前破裂進失左手不可得幾危上三年忠賢掌東
廠創設文加威刦皇親以錦衣衛田爾耕酷災可任加太
子太保詳顯純掌比築撫理刑傳讌教傳應星陳居求等
招搖訛謗片語造忤駕帖主下忠賢嘗追查涿州警蹕傳
噶傑於帝駕道路紛訛允達官戲于跳湖恭厨諸般不下

一二萬人大與數百東至而為之前後鳴鑄之聲不絕于耳聲奏簇行戶頭首以迎夏載冰如山冬驅火幾百廂也御前緊要則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等飛聞之至有狂奔死者良馬亦為氣盡而客氏與忠賢益矯旨誣箇中官至奉御無狀殺先帝選侍趙氏及帝裕妃張氏坐馮貴妃詛呪死于郊天之日胡貴妃被燭以暴疾聞而成妃李氏革封絕飲食幾斃謠害外戚張國紀幾危中官朴誠李承恩皆禁備受五毒御史李應淳黃尊素等交章抗奏而副都御史楊漁二十四罪之踰入則盡發其奸忠貞亦稍動走結輔臣韓爌為之地爌不納則廣徵文附忠賢同籍為溫

慮漁捕牘而奏。虧上不視朝者二日。于忠賢之跋印六七十不下數百人咸不聞也。

燦以請廢銅監中顯印忠賢立斃杖下御史林汝翥道督內侍久者被逮急乃去自詣遵化獄亦就杖戮崇大學士葉向高與翥同鄉被騷予告歸廣徵乃以已意點次錯紳一冊目東林為邪黨約六七十人葉向高韓鑑等隨有天鑒錄于前所點次有增溢孫承宗劉一燝李次列東林脣從孫鼐相徐既復作同志錄于天鑒更有增溢陳宗應昌張慎言惠世揚賀世毒張光前等未幾復接演義水許小說天罡地煞目色共一百八人名為黑將錄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浪子錢謙

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鼎、膺重光惠世揚、大刀
楊繼、智多星繆昌期等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
章、旱地忽律游七忙、鼓上彌列、天降東林子、天鑒之徒共
宦、汪文言等七十二人、顧秉謙、魏廣微、馮幹、王韶嶽、王永光、霍維恒、徐
五、十六、人、顧秉謙、魏廣微、馮幹、王韶嶽、王永光、霍維恒、徐
邁、倪文煥、李魯生、吳淳夫、孫國楨、洪、皆為觀覺最烈。日事
刈、達元、黃克淵、梁夢環、曹致程等、
捕發諸侯旨、統自秉謙出之。十月、有事太廟、廣微後至、
言官魏大中李應昇先後直糾之。廣微益恨、自是輒出中
旨、凡稱忤、魏黨咸削奪降調、部署一空、或稱「旨非例、李
奏牘有執中者、帝空中者之旨、不一中出、頃
一喜、四年復起用阮大鋮等十一人、謀一網、非
一經畧熊廷弼、支賄諸賢、而以中書汪文言為

奪一酷鋟懸坐楊濂在光斗

繆昌期李

魏

順昌

年

追索益

來拿

薦

通間死中書舍人吳德

以手評

死楊州

知府劉鐸題詩含諷

咀呪死

官蔣慶陽代白蓮湖

坐妾揭死左都御史高舉龍追遠急赴水死中書吳養春
坐松佔黃山獄死妻子不勝追贍成縊死僉都御史周起
元初忤呈秀用太監李寔空印文書強填罪死諸不可數
至于發遣削奪酷追逼累海內驚惶夜不帖脚旗軟喝嘯
血肉零落僵側不免而書趙南呈御史毛士龍並遣戍陳熙昌王永先夏嘉遇

王心一劉大人、龔汝楠、高弘圖等並削復矯脩三朝典
籍。忠世揚夏之令、方寔孺等詔獄不測。復矯脩三朝典
以拯擊絶。九移宮為三葉。紛說是非。用。涇壞正。因副使
曹學佺。私草紀畧與要典殊。輒矯削籍。上嘗視太學忠賢
踰制僭坐。大臣不復賜茶。祭方澤還。導遊西苑上與所嬖
少璫高永壽。劉中源等手刺小刀為樂。中流風濤。帝溺。忠
賢方與客氏醉別舟。入水。以淺。起。乃起。時救帝者為
中官譚敏。高鄧竟死。

忠賢

戚工

忠賢

礦盜霸
廣以

人武
功加

徑良

閨閣

而獎

忠賢

家

國公子

國生祠

口閨壯穆岳武穆，額曰普德

滿天下始于浙之西。口閨壯穆岳武穆，額曰普德。
普惠德馨沾恩隆恩，隆恩○○茂勲昭。懷戴疾成德報德，
嘉德報功隆仁顯德。祝恩榮德，內洽恩懷仁崇仁報德。
崇德存仁、隆德報功，顯以沉香綴金珠為臘。臘首簪花，市上
顯名不勝數。儀以沉香綴金珠為臘。臘首簪花，市上
冠、匠偶批其願許。○○小璫至擁肩。○○如護父劍，順天巡撫
劉詰謁像竟行五拜三叩頭禮。○○以達化道取如松半揖不
恭。薊州道胡士容激不建生祠。威詰徵監生陸萬齡復請

噶德府推官方之翰考證：獨不贊同此。

建祠于國學之旁。至云孔子成春秋，上公作要典。孔子誅
少正卯，上公戮東林。功德相承，溫旨許之。遂有張生者，方
祖萬齡之議。忽病狂大呼，先賢季路。手批如劍，七年。
以整理關東功，加恩忠賢三等。蔭弟侄一人，錦衣指揮使。
世襲三殿告成，加寧國良鄉太子太保。代郊天，代享太廟。
代填祝版，其襲伯爵。錦衣指揮魏一望，進秩少師。封魏良
機為東安伯。魏鵬翼為安平伯。

廢客氏

衣指

翼僅二

漕運
謀坐

二詩